

為什麼新疆塔城又添書香

葉梅

從新疆塔城飄來的書香，先是從擅長講述的作家何建明筆下領略到的。前幾年有一次在北京的文學會上，見到臉帶疲憊之色的何建明，他說剛完成一部關於「大飛機」的長篇報告文學，都以為他會休息一段時間，卻沒想到時隔不久，就又聽說他去了新疆塔城，行走在那片遼闊的大地上，深入採訪多日，後來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石榴花開》。

這部作品讓我們一下子走進了塔城。何建明用真實的筆觸與飽滿的情感，書寫了塔城地區維吾爾族的「愛心媽媽」，對祖國一片赤誠的「升旗手」，創辦「牧家樂」的漢族幹部范博昌、為戰友守墓近五十年的戍邊英雄張秋良，還有「榆柳一家親」的兄弟情深，遼寧對口援疆的傾力付出……塔城地區數十位民族團結典範的事跡得以文學的表達，書中不同民族、性格鮮活的人物，如同塔城的代言人，以一個個真實感人的故事展示出塔城的美景。書香吸引着眾多讀者走進新疆，走進塔城。

塔城為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

這座地處新疆西北邊陲的城市，在歷史長河中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而成為絲綢之路上舉足輕重的關鍵驛站，古時被稱作「塔爾巴哈台」。在一些古籍中多有涉及。絲綢之路中的「阿勒太道」，從鄂爾澤河、色楞河上游出發，翻過杭愛山，穿過科布多盆地，越過阿勒太山，一路向西直抵塔城，隨後通往塔拉斯河中地地區。這條路線在古代就已存在，到了元代以後更是暢通無阻。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繼伊犁之後，塔爾巴哈台被清政府增闢為新的官方貿易點，來自祖國各地織工精美、質地優良的綢緞和茶葉等大量貨物匯聚於塔城，與當地的遊牧產品進行交易，使塔爾巴哈台迅速崛起為全疆第二大貿易中心。咸豐元年

（一八五一年），清朝政府與沙俄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塔城巴克圖口岸對俄（蘇）官方貿易正式開啟。近代以來，因鐵路運輸的便利，東西方商貨經塔城順暢流通，塔城由此更成為中國北方連接中亞、西亞的重要商道中轉地。

清代乾隆年間，曾先後擔任過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編纂官的祁韻士、洪亮吉都曾來到西北，並撰寫遊記《西域釋地》、《天山客話》等，記載了途經塔爾巴哈台的見聞，包括民俗、自然景觀及邊防狀況。祁韻士在《西域釋地》中寫到塔爾巴哈台的重要山脈及其位置，展現出當地山脈縱橫的地貌特徵，指出：「烏魯木齊境當孔道為往來之總匯，塔爾巴哈台界接外藩為北路之邊圍」，可見塔爾巴哈台地處北路邊疆，與外藩相接，戰略位置的重要。

每一個地名都含有故事。

塔爾巴哈台，蒙古語意為「早獺出沒的地方」。可以想像，在久遠的時光裏，塔爾巴哈台的緩坡與草甸間，一隻隻憨態可掬的早獺從洞穴中探出腦袋，圓滾滾的身子在陽光照耀下的草叢裏穿梭、嬉鬧。牠們頻繁的活動，讓蒙古族的先輩們賦予這片土地生靈活躍的名字。橫臥在邊疆的塔爾巴哈台山，綿延數百公里，最高峰達二千九百九十二米，以其廣袤與深邃訴說着滄桑，默默守護着一方疆土。

顯然，塔城就是一部翻開的大書，那漫長絲綢之路的印跡就是一行行抹不掉的文字。那些往來於巴克圖口岸的商隊，馱運的不僅是茶葉與呢絨，更有各種文字的譯本與手稿，字裏行間散發着當年的墨香與駝鈴的餘韻。那些代代相傳的民間故事和民歌，又像額敏河水長流不斷，勒勒車輾過戈壁，冬不拉、馬頭琴與手

風琴的演奏越過草原，進入文學藝術的殿堂。

如今的塔城，依舊延續着絲綢之路驛站的開放傳統，擁有二百六十多年通商歷史的巴克圖口岸，在新時代「一帶一路」的構建中，成為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及中亞各國便捷通商的關鍵口岸，被稱作「中亞商貿走廊」。塔城地區憑藉其公路、鐵路、航空全方位覆蓋的交通網絡，使得這顆絲綢之路上的明珠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皚皚冰川下的塔城洋溢着勃勃生機，市區裏的雙塔公園古樸寧靜，千泉湖廣場、文化廣場遊人如織，受到全國人民喜愛的「新疆舞」在此更是早晚歡騰。近年來，塔城市見縫插綠地建起了近二十處「口袋公園」，一條條綠陰下的小徑，讓市民可以「三百米見綠，五百米見園」，家園就在花園裏。

塔城的朋友兩年前來到京城，告訴我們，在塔城地區師範學校內，有一幢建於一九五六年具有特色的建築，將以「絲綢之路」為設計靈感，改建成文學館，並邀請王蒙、吉狄馬加、何建明、劉亮程等九位作家成為該館的

「駐館作家」，我有幸受邀為其中之一。讀了《石榴花開》，就好像走進了塔城，而當得知關於建立「絲綢之路——新疆·塔城文學館」的創意之後，更是覺得有一條文學通道從那駝鈴迴盪的絲綢之路，翻越塔爾巴哈台山的雪線，通往了四面八方。

在籌備建館的幾年時間裏，我不時接到塔城文聯的電話和短訊，從收集作品到分析介紹，從改造老建築到策劃布展，那些既是文學工作者又是作家的朋友，在當地政府支持下，為建文學館可謂嘔心瀝血，不辭勞苦。而當地文學隊伍也已蔚然可觀，不斷有佳作問世。

七月二十九日，「絲綢之路」新疆·塔城文學館正式開館。經過改建的文學館以絲綢之路為設計理念，波浪形穹頂像是蜿蜒的長路，又像是飄動的絲綢，其建築風格及美學價值備受認可，先後榮獲二〇二四年內地設計大賽金獎和二〇二五年巴黎國際設計大賽提名獎。在這座曾見證時代風雲，如今又別開生面的文學館裏，設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創作工作室、微型書店以及文化體驗區，陳列着駐館作家不同時

期的作品，攜帶着風格各異的文學氣質，融入到絲綢之路的書香之中，成為塔城文化的新地標。

當人們由此眺望那延展於大漠邊關的絲綢之路時，會在阿肯的琴弦上，手風琴的樂聲裏，各族兒女相視一笑的默契中，領略到更多的書香，以及那大漠邊關山川草木的珍貴記憶。

◀「絲綢之路」新疆·塔城文學館。



光影大師

魚的下半身長着一雙女人的長腿，這正是馬格里特提倡的「眼睛看見的，不一定是真實」。就像作家彼得·蓋伊在《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一書中所說，對於馬格里特給觀眾出的謎題，最好的解答方式就是把它們看成視覺雙關語。

藝術界形容馬格里特有「對哲學與智力極端着迷」的特質，這也決定了他藝術風格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先擔任商業插畫師，之後涉足立體主義和未來主義，隨着搬到巴黎最終轉向超現實主義。他擅長將平凡的事物置於非凡的環境中，挑戰觀眾對現實先入為主的看法。如同他的名言，「成為超現實主義者，意味着從你腦海中排除所有你所看到的事物的記憶，並始終尋找從未發生過的事物。」

但讓馬格里特真正成名的，是他在《光之帝國》系列中對光影的驚人運用。他一共畫了二十多個不同版本，描繪的都是陽光明媚的天空下，有着樹木和房舍等夜間景物，他神奇地將這兩種完全相反的光影狀態融合在一幅畫中。而其中一幅《上帝的客廳》則正好將光影調轉，陽光普照下的家園背後，換成了一個皓月當空的夜景。真實還是虛幻？正是這些作品所要表達的獨具匠心的用意。實際上，《光之帝國》裏的房舍，就像煙斗一樣，它根本不是房子，而是馬格里特想像中的「暗箱」，與夜色共存的燦爛藍天表明，思想在緊閉的頭腦中產生奇怪的光芒，並在密封的窗戶後面神秘地發光。馬格

里特說過，《光之帝國》所表現的是我所想像的，即夜間風景和我們白天看到的天空，風景讓人想起夜晚，天空讓人想起白天，我把這種力量稱為「詩」。他認為，我們不能害怕日光，因為它幾乎總是照亮一個悲慘的世界。

馬格里特為何對光影有如此不同尋常的理解？一種說法是他受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畫家約翰·格里姆肖的啟發，其以繪畫夜晚著稱。馬格里特在一九三六年曾參加倫敦國際超現實主義展，並在隨後的幾年內多次赴倫敦小住及從事創作，包括英國浪漫主義等繪畫風格都對他藝術觀的形成產生影響。另一種說法是可能他作為狂熱電影迷的某種映射。《光之帝國》反映了電影的明暗對比，幻影般的光透過黑暗投射出來，人們睜大眼睛做夢。在馬格里特早期畫作《藍色電影院》中，就以此形式頌揚了藝術的陽光明媚。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三年《光之帝國》曾被巧妙地用在電影《驅魔人》的海報上，設計保留了馬格里特的路燈和有亮光的窗戶，但使它們更加刺眼，又把樹木砍成灌木，成為海報中的經典之作，無疑是對他的電影情結的致敬。

在去年底紐約秋拍上，《光之帝國》以一點二億美元的創紀錄價格成交，鞏固了馬格里特在藝術殿堂的地位。正如作家傑德·麥肯納在《開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一書中所寫，馬格里特是藝術家，但更像是哲學家，他的這些畫作不是夢，它們都是事實。

在海邊讀書



◀珠海城市陽台百島書房一景。作者攝

沿着情侶路一直向北，到達位於格力海岸小鎮的無界書店。又一處面朝大海的好去處。書店開了有些年頭，在不少社交媒體達人的探店文章和視頻中，常有「珠海最美書店」之譽。店內環境寬敞，尤其驚艷的是咖啡空間的一排窗，面海打開，吸引不少愛書人在此落座或打卡，連我都忍不住買一杯草莓蘇打，在滿映海浪與綠樹的窗前放下，擺拍一張。氣泡在杯中氤氳浮動，宛若一場粉紅色的淺夢。

你看，像我這樣日日困身俗務的打工仔，在此處清寧安靜地方，都能寫出這般多少有點詩意、不至於乾癟枯燥的句子，可見書和書店之於人的精神生活，是多麼重要。城市的節奏愈發快，愈是需要讓人靜心思考及閱讀的空間。希望不論珠海，抑或香港，都能多一些海邊讀書的好地方，讓我們在書頁與海浪之間，暫避煩憂。



英倫漫話

江恆

三年前歌手周杰倫在發布的《最偉大的作品》MV中，致敬了馬格里特創作的著名自畫像《戴黑帽的男人》。畫作畫的是戴圓頂禮帽、穿長款大衣、打紅色領帶，並用一顆青蘋果擋住臉部的人，背景是雲彩、大海和一堵矮牆。實際上，馬格里特創作過多幅有關綠蘋果的名畫，比如房間裏擺放着巨大綠蘋果的《靜聆之屋》，以及綠蘋果上面寫着「再見」字樣的《哀傷遊戲》等。後者由英國搖滾樂隊披頭四歌手保羅·麥卡尼收藏，並成為該樂隊唱片公司Apple Corp標誌的靈感來源。

除了蘋果，煙斗也被馬格里特「玩」出新境界。他在經典作品《形象的叛逆》中，只畫了一個煙斗，下面有一行文字「這不是一個煙斗」。如何理解這幅畫？馬格里特自己說：「有名的煙斗啊，人們老是用這個來批評我。然而你能填滿我的煙斗嗎？你不能，因為畫上的只是一種象徵，難道不是嗎？所以如果我寫下『這是一個煙斗』，這樣的話，我就是在說謊了！」如果聽不太懂，不妨去看他的另一幅作品《集體發明物》，畫中空曠海岸邊有一條魚躺在那裏，



黛西札記

李夢

為期五天的南國書香節，於上周二落幕。廣州廣交會主會場，以及深圳、珠海、中山、清遠等城市的藝文機構、閱讀空間、社區書店等，合共舉辦了超過兩千三百場名家講座、作者分享、簽售等活動，十分熱鬧。如是「主會場+分會場」互相協同、彼此呼應的模式，值得香港同業參考。

近日，我出差去珠海，南國書香節主題海報和相關展示物料仍在書店當眼位置，讀者在書架間流連，仍能感受到閱讀的熱潮持續。當日天晴，沿着情侶路去到兩間各具特色的閱讀空間參觀，一間是位於熱門景區「城市陽台」的百島書房，另一間是在高新區的無界書店。也巧，都是海邊的書店。

對於愛書人而言，面朝大海閱讀、寫作、思考，絕對是再浪漫不過的事情。坐落在情侶路旁的百島書房，正正能滿足我們這一點詩意的追求。百島書房並非書店，而是城市圖書館在社區的延伸。這裏的圖書並不



「旗展華南 砥柱中流」



市井萬象

中新社

「旗展華南 砥柱中流——華南人民抗戰歷史專題展」正在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的廣東省檔案館舉行。該展覽展出圖片四百餘張、實物展品五十餘件（套），凸顯華南文化抗戰、香港秘密大營救、港澳台僑支援抗戰等重要歷史。

戲曲經典的形成、傳承與再現



如是我見

明德

在「中華文化節2025」《再現經典——京崑折子戲專場》的演前講座上，主講人鄧宛霞與耿天元兩位老師的闡述，揭示了經典藝術背後的生成邏輯。鄧老師是京崑藝術大師俞振飛先生的弟子，香港首位且唯一榮獲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的表演藝術家。耿老師則是著名的京劇表演與教育家，工文武老生。兩位老師的見解幫助我理解傳統戲曲傳承與創新的關係。

經典的形成是一個演進過程。鄧老師指出，能成為經典，「必然是經過千錘百煉，歷經一代大師有意或無意的改良。」每個表演程式——從身段到唱腔，是在長期舞台實踐中，為最精準表達情感而凝結出的最優方案。這種動態的篩選與優化過程，是集體技藝的沉澱，其核心在於凝聚了跨越時代的藝人美學追求。

傳承的核心在於處理好「形」與「神」的關係。鄧老師提出的「程式是載體」與耿老師強調的「靈魂附體」，看似兩個面向，實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藝術創造體系。

「程式是載體」闡明了傳統技藝的本體價值。程式不是束縛，而是歷代藝術家精心打磨的藝術表現體系，是承載角色之魂與劇情之神的舟船。而「靈魂附體」則指明藝術表達的最終層次。演員在掌握純熟技藝後，必須實現從「演行當」到「演人物」的飛躍，讓規範的程式為活的人物角色服務。這兩個概念同等重要，相輔相成：沒有程式的載體，靈魂無所依附；沒有靈魂的注入，程式只是空洞的軀殼。

經典的最終完成，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耿老師指出，「演員的表演只完成了一半，觀眾負責完成另一半。」這一定位準確揭示了劇場藝術的本質——一種即時性的共創關係。

講座使我深刻認識到，經典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它的根脈深植於傳統的程式體系，它的生命力來自藝術家的靈魂注入，它的完整實現依靠與觀眾的共創過程。「程式是載體」與「靈魂附體」這兩個概念的辯證統一，正是傳統藝術能夠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藝術家是經典的守護者與續寫者；而觀眾則是經典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共創者。

經典的永恒價值，在於動態中傳承，不斷在演出過程中得以再現。